

脫幘投地拂衣而去

畫形配食

晉陸雲字士龍為浚儀令有異政及去官民思之畫形配食

神父配社

宋登為汝陰令號曰神父及卒人家配社祀之

鳳集其境

荀藐字公然除大原榆次令為政以德而民懷之時有鳳凰集其境晉武帝下詔褒美云就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荀氏家傳

鸞降庭木

楊仲昌為孝義令鸞降庭木

鳥鵠擁車

李元絃開元初為好畋令大有政聲遷閩州司馬發離百里士民號泣車路鳥鵠之類飛擁行車有詔褒美之開元遺事

窮猿奔林

殷揚州胃李克曰君能屈志百里不答曰窮猿奔林豈能擇木遂就郟令猛獸渡江

發摘如神

庾點妻為編令治有異績先時縣多猛獸皆渡江去

晉李柔成都令發奸摘伏所在如神又宋顧憲之為建康令發摘奸伏號曰神明

政績有聲

丘仲孚為山陰令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傳沈劉不如一丘蓋傳琰父子沈憲劉元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而仲孚尤過之

母撓其清

蔣欽緒子沈乾元中歷陸渾監室咸陽高陵四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縣救麾下曰蔣令賢令也供億當有素士得蔬飯足矣母撓其清咸歸其清

高玩字伯珍除曲陽令朝野咸歸其清

豪右挫氣

司馬雋補洛陽令豪右挫氣京師號曰卧虎鍾玩良吏傳

貴戚斂手

祝良為洛陽令貴戚斂手桴鼓稀鳴楚國先賢傳

豪右側目

李昌為馬昌宰未下車人懼之既下車人悅之惠如春風三月大化豪右側目

豪右斂手

徐弘字聖通為汝陰令縣大姓兼并弘到官誅鉏奸桀豪右斂手商旅露宿道不拾遺童歌之曰徐聖通政無雙平刑罰姦宄空

戶口十倍

新都令第五訪三年之間戶口十倍不其令童恢牢獄連年無囚流人萬餘戶况虎伏罪

令政第一

劉元明為山陰令改為天下第一傳翽為代玄明日作縣令惟日飯一升莫飲酒此第一策

詔留增秩

焦延壽補小黄令以候伺先知奸邪盜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郡中不長當迁三老官屬上書留之詔增秩

呼至訪術

隋蘇威薦房恭懿授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上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閣詔征茶

唐何易于盜鐵官權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於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日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効

救民種桑

沈瑀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桑一丘株柿四株及梨栗女丁半之頃之成林矣

鬼神破膽

李果為洛陽令嚴毅公正吏民畏之有劉蕪者過其境夜聞戶內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為他縣血食蕪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桴鼓不鳴

董宣為洛陽令搏擊豪強桴鼓不鳴號卧虎

立碑頌德

唐房彥謙為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超授郃州司馬百姓思之立碑頌德

刻石紀惠

劉晏為溫令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

璽書獎飭

元宗時採訪使回以陸渾及諸道二十六縣孝詳等政常循良帝皆賜書獎飭明年縣令數十辭赴職帝自制令長新誠以諭之仍於朝堂賜以遣之其愛民揀吏如此也晏公類要

璽書褒勵

楊元琰補平棘令課第一御史府表其政璽書褒勵

褒稱賜衣

王正雅為萬年令穆宗時京兆號難理正雅抑強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綽為京兆尹上前褒稱穆宗命以緋衣銀章就縣賜之職林

召對賜衣

唐正元間上召京兆府諸縣令對於延英殿訪以人之疾苦且慰諭之各賜衣一襲

詔居第一

開元初韋濟調鄆城令既殺謝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免官

召遷大縣

梁武帝每選良吏務簡廉平皆召對于前親勉政道者令小縣有能遷為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為吏者往往承風斯亦近代獎勵之方也

永豐威惠

柳渾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鋪大和以惠鰥寡歐除物害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政無犯令靡茸之蠹宰制听断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疆商旅變於閑市既庶而富庶耻具焉既富而教庠序列焉里閭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為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而加仁厚焉柳子厚為相國柳渾行狀

江東政績

岑羲字伯華為金壇令弟仲翔為長州令仲林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母遺江東三岑

矜恤孤羸

周澤為浟池令奉公克已矜恤孤羸

感悟子母

唐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而自痛爾幸有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太義於是子母感悟請自新為孝子

文武材幹

李大亮少有文武材幹為土門令躬捕盜賊太宗聞而嗟美下書勞之

教訓綱目

楊炎誠刺史縣令等詔云與化卑俗不惟良二千石亦在縣主簿縣大夫親其教訓舉其綱目

蹤跡飄零

吳靖為長沙令一日自歎曰讀五車書辛苦十年不得綴鴛鴦之班髮白蹤跡飄零尚為百里陶元亮何人耶

貧賤不進

韋思謙調應城令貧賤不得進官吏部尚書高季輔曰予始得此一人豈

以小疵棄大德耶

教以耕桑

韋維徙河內令教民耕桑縣為刻頌

不加箠楚

夏方為齊丘令百姓有合將加箠楚者方何之涕泣而不加罪小大莫犯也

單馬詣賊

李大亮授土門令胡賊大至度不能拒乃單馬詣賊營說豪帥為分別禍福賊眾遂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至哺而反

築城息盜

羅立言改武昌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口下令使自築其處吏籍其闕狹號於衆曰有不如約為我更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無困者不知有役設鑠絕汗流姦盜屏息

誅滅大姓

王方美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奸人帖息

推勒姦豪

陸操除洛陽令時車駕在洛推勒姦豪人不敢犯

息錢不與

薛訥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蕭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絕衆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亦止

豪賈豫給

裴耀卿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青蒙門坐賈豫納以直絕僦欺之弊及去人思之

牒牛還婿

張允濟為武陽令元武民以牒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上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為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質所來婦家不知曰此婿家牛我無與即遣左右徹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

盜尸虎還

元德秀為魯山令前此墮車傷足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曰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嘆

豪猾屏息

李頻再遷武功令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橫類假借不敢緝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通賦六年不送得然出入閭里頻密摘比伍與競君慶叩頭建質頻即械送獄盡條宿惡精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小貸豪猾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

饑民免流

常景駿歷肥鄉令方河北饑躬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功

傾貲振護

張巡為清河令治績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無吝

浚渠廝溉

孝頻遷武功令有六門堰者歲廢百五十年方歲饑頻發官廩痛民浚按故道斯水溉田穀以大稔

年高擬縣

常嗣立建言比年不加簡擇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

舉材堪縣

李吉甫建言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

以治最顯

房瑄受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部獄非是貶睦州司戶叅軍復為縣所至尚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

但計資考

陳子昂言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

得失無憂喜

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喜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

毀譽當賞誅

晏子為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悅召免之晏謝曰嬰知過矣請復治阿二年而譽聞於國公將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之所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即阿烹賞

齊威王賞即墨烹阿大夫

王貢薦達

蕭育為茂陵令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達也

投三老巫

西門豹為鄴令鄴之三老廷椽常歲賦歛百姓收取為河伯娶婦巫行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為治齊宮河上張緹絳帷居其中如嫁女於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没人多待女遠逃其所從來久矣俗言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其人民豹曰至期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時豹往會之河上官屬豪長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豹曰呼河伯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惟豹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媪為入報河伯待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女抱大巫軀投之河中凡三弟子豹曰巫媪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向河立待良久曰媪三老不來柰之何復欲使廷椽及豪長者趣之皆叩頭血流久之皆罷去鄴之吏民大驚恐自後不復敢言矣

鑿十二渠

西門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至今皆得水利至漢之出而長吏以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

之父老不肯以爲西門君所爲賢君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所置之

虎豹出境

袁珍爲六合令教人書虎豹鷹鷂皆出境

猛獸遠逝

趙瑄爲侯氏令縣素有猛獸瑄到乃遠逝

爲守起舞

魏陶謙除舒令郡守張磐先輩與謙父支意殊親之而謙耻爲之屈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常以舞屬謙謙不爲起因強之及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耶曰不可轉也則勝人

勸民舉子

鄭渾爲邛陵令天下未定民皆不念產業其生子無以自活率皆不卒渾縣抱爲延陵令廣陵高爽詣之抱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曰身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大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四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五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集
知建陽縣事南海鄒可張訂刻

縣官部

縣丞

歷代沿革

秦制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皆有丞尉漢縣丞尉多以本

部人為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諸縣皆有主刑獄囚徒後漢署文書

典知倉獄署諸曹掾史自晉後無丞宋惟建康有獄丞及隋革選盡因

他郡人漢已下皆用一人唐置京縣丞三員北京大原晉陽各置一人

高宗始為品官吏部選授為縣令之貳宋不置丞天聖中因蘇耆請開

封兩縣始各置丞一員在簿尉之上仍於有出身幕職令錄內選元時

兩赤縣簿尉多差出外本縣闕官故者有此請皇祐中詔赤縣丞並除

新改官人熙寧四年編修條例所言諸路州軍繁劇縣令戶二萬已上

增置縣丞一員以幕職官或縣令人充元祐元年詔應因給納常平免



設置丞並行省罷如委是事務繁劇難以省罷處令轉運司存留崇寧二年宰臣蔡京言熙寧之初修水土之政行市易之法興山澤之利皆王政之大請縣並置丞一員以掌其事縣丞昔大邑有之至是不以邑之大小皆得置丞使主管常平坑治農田水利大觀三年詔取增置縣丞內除舊額及萬戶以上縣令委是事務繁冗并雖非萬戶實有山澤坑治之利可以興修去處依舊存留外餘皆減罷建炎元年詔縣丞係嘉祐以前員闕并萬戶存留一員餘並罷紹興三年以淮東累經兵火權置縣丞十八年置海陵丞一員**大元**上縣有縣尹縣丞中下縣則不置丞

詳書要語佐理一司貳職百里自六帖貳子男之職佐卓魯之政○梁竦曰州縣之職徒勞人耳並同上以管轄之才從趙典之任陳子昂集高府君為異州遂城縣丞丞署文書典知倉獄漢百官志丞之位八品以下述六職以輔其治也柳子厚武功縣丞壁記處煩應卒銳刃不頓崔惲縣丞七司丞為副貳如州上佐通典

詩句剩有老農歌賡府楊誠齋聖明收外府皆是九天除姚合書縣丞集計程航一葦試吏佐雙鳧樵德輿上震丞因君貳職監溪上遣我維紅葉時方下題慈溪張丞壁花綬傍腰新開東縣欲春云云虞坂臨官舍條山映吏人看君有知已坦腹向平津岑參送震校書赴虞卿丞

古今事實

丞為長吏
縣丞長吏也百官表縣百戶以上為令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漢景帝紀

丞主刑獄
丞主刑獄法史記曰記捕淮南太子淮南相壽春丞留太子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故責之通典

占氣遷丞

唐張鷟云九十里之丹鳳自下升高七十日之黃龍從微至著注宋玉曰鳳凰上擊九千里翔翮乎窈冥之上藩籬之鷄豈得料其高哉士亦然矣

事文類聚 卷之十 相書占氣要曰日中有黃氣如龍七十日遷為丞也

頌議歸丞

獨孤君上逼宰君下雜群尉文墨教令不專有窮然力行務仁推誠愛物
謳吟者不歌其宰頌議者必歸於丞陳子昂集彭州九隴縣丞獨孤君遺
愛碑序

俗謂閑官

州有上佐縣有丞簿俗謂閑官不領公事殊乖制作之本意續通典大中
四年救書

稱曰庶吏

黃霸為潁川太守許丞年老病壅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庶吏雖老尚
能拜起

佳曰清員

唐陸景倩為扶清丞按察使畢講覆州縣殿最惟景倩曰清員
俱有聲氣

裴子雨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會論事移時
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道晴終日如此不和也南齊書

為丞不樂

後漢桓譚字君山數言忤旨出為陵安丞忽忽不樂

佐縣有稱

吳孫堅為下邳丞佐縣有稱

解瞭難問

張玄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扶風徐業
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瞭矣遂請上
堂難問極日

講經行禮

唐王義方坐與張亮交通貶為儋州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將酒以脯致
祭義方曰黍稷非馨馨在明德酌水而祭時當盛夏風濤丞等既而開祭

南渡吉安蠻俗荒梗義方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為講經行釋奠禮清歌吹
簫而登降有序蠻酋大服

清靜無欲

後漢張玄字宗君遷陳倉縣丞清靜無欲專心經書

清白但守

唐宋安恭為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謂寮屬曰公輩但守
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無休勢余以為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約縱繫囚

唐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雨時臨曰令請出之令不許臨
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囚請假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
令歸繫所囚等倍感恩義至時畢集請獄臨由是知名唐書

白鯨猾胥

王庭珪號瀟溪先生召茶陵丞民俗朴陋擇秀民置之學士皆被其化
胥文雅者勢傾一邑交結諸監司為囊橐累政不能去公把其宿負白

群鯨之舉邑稱快至今人尤德之胡澹庵集

論免和糴

紹興十八年旱詔復民租十之八而和糴尚在海鹽丞丁安義語其令曰
歲饑常賦且不充不應有和糴使上官怒安義當以身任之檄屢至安義
抗論及覆卒賴以免

引可質錢

汪大猷字仲嘉為同華丞處事益明其限必信文引可以質錢至有以潤
其屋者樓攻媿集

民稱惠愛

傅察字公輔知洛州永平丞在職清謹惠愛及人民到于今稱之傅忠肅
公傳

人頌遺愛

錢公節丞臨安縣民轉徙豪右冒墾其田官不能直者悉脫還之流民復
業又除二稅責弊亦蠲民瘼至于今邑人頌其遺愛楊龜山錢忠定公墓

正心誠意

楊萬里丞零陵張忠獻公謫寓焉勉公以正心誠意之學佩服其言遂以誠名齋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鹽屋縣丞廳壁記

沈亞之

鹽屋道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阻渭短長之補與南而近其野半為澤麓故鼠倚牆而居雖善捕伐不能無傷於稼說者以為漢孝武帝嘗夜出射熊於是而田人輒留執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狠古為難理時猶逼畏指諫即稍罷然佞臣竟以帝耻不忘遂藉民人田為伍柞長楊矣今又徙甌越卒留戍邑中神策亦屯兵角居俱稱護甸而三蜀移民游手其間市閭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九趨農業者十五又曰太子家田及園皆寡其備藝之由是富民豪農頓輸名買橫緩急以自蔽匿民冒名

偷浮詐糝雖賢宰處之而丞與曹或不類亦不能盡枉立之情也夫丞之職也贊宰之政以條諸曹其有不便於民者丞能得不可今丞也余從乎君之既滿歲民諍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贊可謂之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歷長楊至于射熊五柞訪其遺跡因退舍是邑遂悉論山川俗里之事題於丞之署云

櫟陽縣小廳壁記

沈亞之

便署所以接賓也櫟陽岐諸陵亦三輔蒲太原燕趙魏山東至于匈奴雜虜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戎王聘貢之臣交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頗瘠於擾費然而遊宦客子出入往來者則公賓為寡也夕館而晝饌自宰丞簿尉或不能支於給饋而賓去嘗悒悒不快長慶初燕趙魏侯者失理卒亂辱殺之更自立新帥大臣皆進意請討園其境之諸侯咸會兵襲戰飛蹄走轡之奏傳呼相追而人降嫁匈奴中故使者益至若是謂私賓不能加也而又遣使陳蔡許滑大梁彭城皆發卒戍河北督責米帛於兩江之間使百郡所輓無西入由是天子之使出入潼關者日數十輩大者乘馬至百

小者不下十餘郵馬盡死於道元往來乘馬畜者無問其誰皆奪之故遊
宦客子俱轉道櫟陽中計其衆寡復與公賓之數相高矣是時櫟陽丞當
公主降匈奴女使及迎者之部千人天子使後宮貴御行餞於道事嫁大
臣從官衛士亦數千人夕頓田氏遣丞奉供以能不擾民一縣之吏稱善
辨及歸乃計曰夫遊賓四時之來徇夏而為稀耳我且與理一署使其密
溫以待之然後以為家之給與賓僕相等是寧有忿賓哉既以賓之來者
視其館禮之窮罄雖勇寒猛餒必抱愧自饜於所饗嗟呼隆否之跡由夫
履也其搆在公堂之右正寢西南隅其形類廂二間覆廈於南墜其就在
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
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
手摘紙尾鴈鷺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者唯謹目吏問可
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又出主簿尉下
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警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
蓄其有弘函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狹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
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然曰官無
卑顯材不足塞職旣禁不得施用又謂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喜負
余則盡擦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
斯立易楠與尾漫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筵
儼立若相持水灑灑循除鳴斯立蒲掃漑對樹二松曰哦其問者輒對曰
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武功縣丞廳壁記

柳宗元

商頌曰邦畿千里周制曰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寰內諸侯為王內
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
之長曰令其二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
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有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
子之縣政有小大其旨同也武功為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豳之

地秦作四十一縣黎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為稷州已而復縣其
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藿菽之宜其
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
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潁川陳南仲
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為簡靖因其子存特地圖以來謁余為記夫以武
功疆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
下凡以戰得爵士大夫公乘已上令丞與抗禮故為吏益難今天子崇武
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追武功為多陳生為丞於是而又職盜
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何以廢哉為之記云

新昌縣丞廳壁記

樓鑰

余衣第汪獲道得中丞新昌尋前任人名氏自紹興末年得李君結而下
凡十餘人以壁記為請報之曰昌黎藍田有記尚可著筆乎書再來曰藍
田之文誠美矣殆有激而言不然既曰於一邑無不當問而崔斯立乃曰
我二松之間丞果誰負也我先人季父及吾兄皆嘗為之率以勤幹貳

令有聲於時是邑雖小思繼家聲龍職以來勉於所事日不暇給追科
獄凡邑之寄大府下之縣必屈令丞謂之知佐簿與尉或不與也侵官故
所不敢故慢官乎求丞之職又自有常平在役經制等緡錢動以千萬計
境內河渡水利等事固已不勝應帥垣都使者率于越委以吏事文符傍
午又時奉檄以走他郡會邑大夫更易攝承父之惟恐無尺寸自見以及
吾民誠知古今事不類人才有高下顧雖欲一日掃溉之暇不可得未可
以藍田之言為當然也余讀書莞然曰子之言有理勉旃其以此記之

於潛丞廳題名記

洪咨夔

吳門葉君芑丞吾潛諸臺交薦其材垂滿過余以題名更端屬之記且曰
官無庠崇職無簡繁事無易難惟吸則行君是官而罔其思非敬也君是
官而出其思亦非敬也上不侵官以僭下不怠官以曠心上於事靡他其
適如農有畔行無越思其斯為執事敬乎芑不佞何足以及此惟是常平
義倉之賦受丁口力役之簡稽暨上官所以奔走使令之悉惟謹士膏脉
奮凍解泉動出入阡陌督坊緡日與臺笠襍襖相爾汝過此不問也

堂述六面山而俯沼嘉卉美竹三五布列暇時玩游鱗之浴曳聽幽吮之
啁新弄采芳而坐密蔭以休其心負丞不負丞不敢知也余愛其言知敬
於職業因筆而畀之石且告來者

金壇縣丞廳壁記

劉漫塘

丞以貳其長自省府寺監皆然獨已乎哉然丞邑者率以位偏為嫌以涉
筆占位為常視其長之得失邑之治否皆若已無與焉者豈非以唐韓文
公為崔斯立作記有取於吟哦自適而然歟余觀斯立之為人蓋寄懷事
外而虛言以為欺者文公之記抑有譏焉不然則為之解嘲云爾而來者
不察傾謂為職之宜然其然歟夫食焉而怠其事文公方述王承福之言
以為官守者戒而又述斯立之語以開之其然歟趙君全質之丞金壇異
於足余居田間雖罕與有位者接然得之輿誦其受輸也平故民不殘其
出納常平也謹故民有恃又其嚴於律已而義利之間甚辨和以接物而
上下之交無間言暇日以壁間刊前人名氏歲久無餘將礮石以繼俾余
記更端之由余以君之事足為來者則故不辭而為之書君名彥相合官

承直即蓋魏王宮穎川郡王七世孫真不負丞者云

主簿

歷代沿革漢置有之自漢以來皆令長自調用至隋始置之唐主簿上轄
赤縣置二人他縣一人武德初以流外為之高宗始以為品官吏部選
授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糾正縣內非違宋開寶三年詔諸縣千戶以
上置令簿尉四百戶以上置令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戶以下置簿尉主
簿兼知縣事咸平四年王欽若言川峽縣五千戶以上請並置簿尉餘
仍舊以縣尉兼領從之天禧五年劍州梓潼等各增置主簿皇祐五年
詔南川縣置主簿嘉祐五年婺州義烏永康武義浦江等四縣各置主
簿一員熙寧四年陝西河東沿邊城寨等處增置主簿此蓋從廷臣鄧
綰申請之奏也今各縣皆置主簿一人

書要主簿謂王諸簿司通典佐理縣務四朝志職司符印主掌簿書

白六帖鳳樓之位鴻漸之資 棲棘之官 糾察準繩 管轄之司 朱

勾勾稽 並同上 俾之糾邑 白集鄭枋河西主簿制 善勾邑版之曹能

盡地力之教以文恭行自英制勾稽之局蘇澄制往勾簿邑之稽段林制
勾較符籍均壹政賦公是行馬維震制

詩句簿領三年又雲霄一武趨陳后山送閨醇老輸與能詩王主簿瑤臺

影裏據胡床山谷往吟平地千倉土還隱孤舟一釣竿楊誠齋送簡簿之

官臨桂主簿吾宗秀其能任為邦山谷惟君有子又擢桂父子仇香仍一

門誠齋送羅簿之官巴陵榭葉曉迷路枳花春滿庭温庭筠送洛陽李簿

西昌主簿如禪僧日餐秋菊酌春小楊誠齋題燈和趙簿思隱堂輕舟下

吳會主簿意何如杜脫身簿尉中如與筆楚辭同上官棲仇覽棘才拍翰

林有山谷今時習主簿還是魯諸生徐俯過張簿村居欲托山陽簿公歸

不受私陳后山送曾南豐之山陽何即冰雪照青春應敵皆言筆有神王

荆公送何簿金庭養真地朱篆勾稽官羅隱寄刻縣簿聖朝若用西涼簿

白羽尤能効一揮烏臺詩話本朝謝文書主善用兵為西涼主簿東坡有

詩舍第甲棧邑防川領簿曹云云倚賴天涯釣猶能制丁龍杜詩寄臨邑

折腰塵土裏與君作想好懷立于元之寄錫山主簿朱九齡詩

古今事實

仇覽鸞棲

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考城令王渙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
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
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大學曳長裾飛名與晉主簿後
耳以一月俸為資勉入大學其名大振

景仁箏彈

晉謝景仁為豫州主簿在桓元閣下元聞其善彈箏呼之既至取箏與彈
因歌秋風意氣甚適以此大奇之

人曰短簿

王恂為桓温主簿人曰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稱曰昂駒

韋元將為耶主簿揚處稱曰韋主簿有長城之風昂昂千里之駒三輔决

北京三傑

唐魏谷倚為太原主簿與傅嘉謀吳少微號北京三傑

金陵佳婿

唐楊於陵傳釋褐為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婿吾閩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竟以女妻之後遷為戶部尚書

凌雲之志

張彖登科為華陰簿而為守令所抑歎曰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得乃棄官而去開元天寶遺事

髯鬚之職

外史樛杙王建替蜀李景上封事以為眉山主簿制曰旌其忠盡之心委以髯鬚之職注崔豹古今注羊名髯鬚主簿

俗謂閑官見丞門

自歎後時

始韓琬為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他日蔣欽緒見之曰是子歎後時耶唐蔣欽緒傳

號織主簿

齊許淳性識敏速達於從政嘗為司徒主簿以能判時人號曰織主簿諸習主簿

晉習鑿齒桓温辟西曹主簿為親密語曰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諸習主簿

去為宰相

盧公邁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至宰相鄭公餘慶去汜水為監察御史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稍公宗儒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至宰相韓愈河南府同官記

後至吏書

顧公少連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同

高士不為

漢孫寶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教子更為除舍設儲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隣忠恠之陰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近舍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徒舍其說何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訕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忠聞大慚薦寶經明為議郎遷諫議大夫本傳

後來之英

唐徐浩以文學為張說所器調授魯山主簿說薦為麗正殿校理三遷右拾遺仍遺校理見喜兩五色鶴賦嗟曰後來之英也

文有父風

常熟主簿蕭存亮能文辭有父風

籍能日記

司馬長卿調犀浦主簿嘗送徒於州亡其籍至廷日記物色凡千人無有遺長史陸象先異之

遇事蠶銳

唐李宙為汜水主簿遇事蠶銳甚有聲稱雖材童所養一閱無不知替代姓名者累轉國子司業

又移虎害

顧少連字夷仲為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害之少連命塞陷穿獨移文嶽神虎不為害

澄令得免

後漢繆彤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掠考若毒至慘體生虫蛆轉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得以自免

為父訴冤

穆贊字相明釋褐為濟南主簿時父寧為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於燕使遂被誣奏貶泉州司戶贊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御史覆問寧方得雪詔

曰令子申父之寃憲臣奉君之命楚劍不衝於牛斗秦臺自洗於塵埃由是知名

得一偉人

薛奎守蜀或問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謂鎮也舉進士為新安簿王舉正薦召試擢館閣校勘事畧范鎮傳

號為三傑

朱光庭調萬年主簿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上郵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閔中號為三傑淵源錄

有公輔器

張昇字杲卿少力學有志操為營丘簿留守王曾以為有公輔之器事畧

有宰相器

葉正簡公顥調黃州南海主簿府帥待制曾開告其子連曰葉主簿宰相器也汝往見之因倡諸部使者薦于朝

遵度好學

崔遵度字堅白純介好學調和州簿事畧

伊川通易

明道先生為上元簿謝師直尹洛時曰某往在上元其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其謂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主簿乃曰非監司不怒主簿敢非通能如是乎程伊川文集

使講春秋

劉恕字道原公在鉅鹿時為主簿陳鄴公帥高陽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丞相親率官屬往聽太史集

集教縣庠

古靈先生陳襄字述古為浦城簿集好學者教于縣庠由是為父兄者更相糾戒不可以非禮于吾簿焉言行錄

折黏鳥竿

明道先生再調江寧府上元簿嘗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折黏鳥竿所濟始至邑見人持竿道傍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及罷官蟻舟郊外有

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蓄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
伊川文集

名高士軒

朱文公同安縣簿公解有燕坐之室為更名曰高士軒以凡簿所當為者
大書揭之楣間年譜

佛首不光

程伊川任京兆鄠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男女聚看晝夜雜
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俟復現當取
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行復有光矣

姦首喪氣

改襄王建州之浦城簿會邑闕令公獨當縣事每聽訟必使數人環列於
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公之不可干老姦宿賦縮首喪氣民畏且
愛圖公之像以事之

邑賴以治

任伯雨主簿施州清江簿事戾於民不避形迹極言於令邑賴以治

民知不擾

伊川先生主上元簿田稅不均蓋近府美田為貴家宮室以厚價薄其稅
而貧之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

不忍其去

朱文公調同安簿官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待之同安之民不忍其去
五年後罷中興係年錄

見而下拜

張商英初調通川簿渝州蠻反詔理使張誥討之惟王衮未降公言於誥
曰蠻亦人耳以禍福諭之宜聽誥檄公行王衮見而下拜蠻遂平趙清獻
公并薦之召赴闕初對袖草茅憂國書以進擢光祿寺丞

服藏錢訴

程明道任鄆縣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
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明道問曰爾父藏錢

幾何時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年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訴遂服令奇之言行錄

蠲水災租

周憲之主益都簿外邑訴水災州檄公檢視通守者吝於稅且少公輒大言曰若多放一粒租即當奉劾既而躬行田疇所傷果多公悉準法蠲除之楊龜山集

詣堂白事

吳擇仁字智夫為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河堤壞十六縣皆選屬宅役獨擇仁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曰簿領中詣堂白事即

赴官控驢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皆貧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奉半遺韓別去邵氏聞見錄

為簿年四十

仇香字季和學通三經無知名者授年四十為縣主簿

作書數百篇

蕭存表常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撫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蘇林廣書傳

伊川稱其才

邢恕字和叔從伊川學調永安簿伊川稱其才於呂公著薦崇文院校書東都事畧

石介見其文

劉顏字子望經行純備為任城簿李迪辟為從事所著有儒術通要經濟雜言石介見其文嘆曰恨不得在子弟之列同前

雜著

會昌主簿聽壁記

吞向潭

會昌行在也新邑作焉主簿糾曹也我公吏焉公名摯字某繇祕書正字而拜初蒙泉泌湧於山下陰火潛燃於地中是開湯池以御宿獲靈符之三載有詔留之冠新豐渭南而為畿縣以明年復詔廣之齒萬年長安而為京邑非良吏無以抒劇非美誠無以釣賢邑改其名官遷其秩宜矣比陸寒苦東郊豫遊萬乘入郭百司在宇溫泉之宮齊乎下集靈之臺禱乎上物或過求難於抱影事或倚辨急於奔星雖務分官聯而我實綱紀編王侯於尺籍總豪猾於伍符皆此之自闕以簡追胥以簿書詰盜皆此之自決縣大夫無能專達理司寇不獲僅成咸在公之鈴鍵矣不言而政每游刃不遠而人常應弦以之豐盈甚都加以藻麗尤絕非鄭桓公之邁德不有孝孫非少宗伯之凡文不有令德顓懷茲邑必復康侯造吾往也夫仰東井倉期大帝山木冬繁其浴日之溫流乎水雲晝積濯龍之靈液乎引乃才之甚器之甚游泳恩波膏沐聖休將濯軒拖紅顏盼千里豈俟辭滿而階漸我君子謂是言也潭黍以詞賦見知春官欽惟教忠即簿領之能事政序施政有門人之古詞乙酉歲抄志于南門之東壁誰謂來者不承乎權輿

論主簿差出之弊

樓鑰

臣切惟縣置主簿專以勾簿書之稽為職凡一縣稅賦之輸納實總之銷簿對鈔尤為緊切而監司郡守循習故常以主簿在縣官中最為事簡差出不時甚至沿激無愷月朝歸而暮出雖有勤幹之吏困於往來必竭力効職而不可得簿書期會比之教化則為細事在州縣之間則急務也小民輸官租得鈔而歸官司勾銷勾簿則可以優游卒歲豪強頑猾據簿之未銷者督之則無所逃罪其間利害皆係於簿書簿書不明則吏得以肆意為奸貧民下戶至有已納而更輸豪猾之家苟且把持或至於幸免然則主簿之職若閑而實要如此任職而不勤責固有所歸矣奔走道塗而一旦以不職被遣彼有辭焉臣愚欲望臣睿旨諸路監司守臣遇有差出輸對諸縣主簿量立定制每歲出者不得過兩仍以時日月之多寡較道里之遠近而比析之當差出者不得以請求而免已滿兩次者不得復差臣使小官得以安職守簿書不至根弊而臣皮實惠矣

箴送戴兄主簿

劉漫塘

凡民之生有田有賦期欲不違數不可誤稽其當輸已輸而勾則今不煩民乎何尤一或不然則摧在吏緩急逆施民乃慢易其頑者慢而善者擾豈惟病民經賦滋少故官設官惟簿曰主母怠母荒上帝臨汝

○古詩

送孫子祥赴新昌主簿

樓鑰

高士不為簿子嚴論獨殊不遭何不可而况主簿乎夫君豈其裔南明筮士初要知官無甲祿可代耕鋤正須勾小稽使民能樂輸矧復兼尉曹鼠竊隨除驅兩職去民近途此權與君誠吾里秀賢厚素有餘埋蛇有陰德映雪讀古書起家以儒科鄉評足名譽妻以兄之子相與久相恕小別不足惜未免摻子裾邑境連台剡好山環四隅二子丞隣封川陸通舟車乘興或一往徑欲造庭除公餘想績文尤當惜居諸會看興公賦擲地金聲如

送劉仲起主簿

樓鑰

劉卽鸞棲海濱邑不減何來人姓習凜然軀幹即之溫而恐傷人中有立論交雖厚矣其醴御吏以嚴無東濕公餘黃卷頰卷舒藝圃工夫日加葺永嘉素多君子僚休沐新盟有清集伯倫忽去誰鯨汲欲挽不留情悒悒君年方盛才有餘逸驥寧容在羈馭期君速蹈功名機塞草連雲朔風急

和李主簿

廖明畧

李侯持尺璧十五城不換劭飛偶棲棘孤鳴異巢鶴淮海一浚又博洽識理亂國論匪與聞偷將經術斷方家又多豪陵嶠賀白觀

送謝主簿

黃山谷

竟陵主簿極多聞萬事不理專謝論澗松無心古鬢鬣天球不琢中粹溫落筆塵沙萬馬奔劇談風霆九河翻胷中恢疎無怨恩當官持廉且不煩吏民欺公亦可忍慎勿驚魚使水渾漢濱耆舊今誰存駟馬高蓋徒紛紛安知四海習鑿齒柱笏看度南山雲

○律詩

送姚主簿歸龍溪

翁卷

三考今批足應無愧此心只將零月俸買得一張琴歸處路猶遠到時冬已深邑丞詩極好閑暇可相尋

送趙振文主簿

樓鑰

去去江西不作難片帆雙槳蕩秋瀾已知官業非時樣猶喜情親耐歲寒志大自然羞附驥官卑何用歎植鵞少卿邾上加文度更比年時刮眼看

送張主簿

非熊

松窓久是食霞客山縣新為主印官混俗故來分利祿不須長作異人看

東張簿二首

劉漫塘

簿書閱過幾牛腰一縷清香午未消梳室醉吟誰是伴鐵城折簡可頻招

又

紉肋朝來正割鮮瓦瓶先臘湛寒泉香棲枳棘寧多日斷送橫飛上九天

送張端襄主舍山簿

劉漫塘

計利無非利辭難作難驅車平路去高枕此心安縣小勾稽易時危賦歛彈好裨千慮失可使百憂寬

送劉主簿秩滿東歸

劉漫塘

一官簿領十年間比去青雲手可攀勝日西湖浮畫舫却將卮酒酌孤山

寄熊主簿

劉克莊

一出懸知計已非更堪留滯未成歸即今白首負松菊何處青山無蕨薇不恨老從中歲至但悲事與素心違當齋寂寞生秋草幾度臨風憶杜微

送趙阜主簿

劉克莊

罷稅無兼苟蕭然古解寒士稱為善類民說是清官力薄難推較身輕易起單竹林逢大阮試為問平安

送歐陽主簿赴韋城

蘇子瞻

鳳雛驥子見相交白髮蒼顏笑我曹讀遍牙籤三萬軸却來小邑試牛刀

送羅正夫之官餘干

楊萬里

番君小屈習鑿齒且與刺頭簿書底即看給札試臺蘭飛上本天校文字

贈咸陽王主簿

鄭谷

可愛咸陽王主簿窮經盡到昔賢心登科未足酬多學執卷猶聞惜寸陰

縣尉

歷代沿革漢大縣兩尉小縣一人長安有四尉分為左右部城東南置廣部尉是為左部城西北置明部尉是為右部並四百石黃綬大冠主追捕盜賊伺察奸邪魏因之晉改陽皆置左部尉宋齊梁陳並因之餘縣如道漢制諸縣道尉銅印黃綬朝服武冠隋郡縣置三尉隋改為政後置尉又分為戶曹法曹唐初因隋制武德元年萬年縣法曹孫伏伽論事是也武德中復改為政七年復為尉赤縣置六員他縣各有差分判諸司事高宗時為品官吏部選授五代又廢而盜賊鬪競則屬鎮將宋建隆三年始每縣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俸賜與主簿同其鎮將只許勾當鎮下煙火爭競公事至和平年開封祥符兩縣增置一員元豐五年詔重立法地縣尉並差使臣元祐元年蘇轍言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近歲並用武臣自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為之息請復舊法詔除沿邊縣尉依舊外餘並差選人崇寧元年詔重立法地縣尉舊差武臣處並依元豐法大元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不署縣事于掌捕盜賊及煙

火爭競公事

群書要語一命仙古白六帖鴻漸之資神仙之吏同上與綬位輕青雲望重陳子昂集送齊少府序吏部銓注拾遺評事赤尉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者為之俗號三緊官赤尉坐緊以劇縣決遣權豪畏威也入仕之發聲是二宮者時輩共以為榮也兩京雜記尉掌巡捕盜賊及檢覆之事四朝志曩居尉督胡文恭制守尉察善於追胥同上行王德信制尉主盜賊凡盜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按察奸宄以起端緒後漢百官志李侯雖簿臣時譽何藉藉高適贈李少府庭戶蕭條燕雀喧日高下枕書眠杜荀鶴贈崔少府夫子有盛才主司得球琳李白送少府赴選迹留黃綬人皆歎心在青雲世豈知高適公堂瀟灑有林泉抵隔苔牆是渚田鄭谷世人皆醢鷄安可識塩生李白留別劉少府青袍美少年黃綬一神仙岑參隱吏逢梅福遊人憶謝公杜草羨青袍色花隨黃綬新岑參夫子送君為一尉東南三千五百里白居易送王尉

古今事實

傳為仙尉

前漢梅福字子真為南昌尉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漢書本傳

號曰香尉

漢雍仲進南海香拜洛陽尉號曰香尉述異

此聰明尉

魏奉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燕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言此舊文授筆到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到座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挺蒞汴州召奉古前曰此聰明尉耶他日持旣目令示奉古一覽便周千餘言挺驚起曰仕宦且四十年未嘗見此

以幹治聞

唐顏師古隋仁壽中授安養楊素謂曰安養劇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為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

不附郡守

趙忠簡歸寓常山縣郡守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多言疏往來可為奇貨以媚時宰密諭已尉翁家之以搜私釀為名馳往掩取蒙之諾守猶疑滯言潛戒左司伺察之蒙之畧入解書片紙自後出迎趙氏子告之故趣焚篋中書及屏棄弓刀之屬比蒙之挾吏卒至一無所得守大怒劾于朝時或疑其已甚徒蒙之尉蘭溪使避守上初即位大臣誦言其事詔特改京官除寺監簿

薦辭主簿

查道為館陶尉廉介與妻採野蔬為粥以療饑道不勝貧欲去官會都運使樊知古素知道節行欲薦之辭以與縣主簿葉齊知古曰齊素不識也道曰公不薦齊道亦不敢當公也知古不得已兩薦之長編

不為秦客

汪洙字養源尉宣城秩垂滿闕令職狀一紙知州秦梓意其必求即薦之洙終不屈或問何不從內翰求文字陞陟曰若為所薦則終身為秦客矣洙不辭再為判司一任紹興正論

稱為鐵面

揚王休字子美調台州黃岩尉邑有豪民武斷一方具得其奸狀白於部
黥隸它州間里歡傳稱公為鐵面少府樓攻魏集

手殺強盜

劉平字士衡景德中釋褐常州無錫尉手殺強盜改大理評事知鄂縣
追斬賊酋

蘇緘移開封府陽武尉劇賊黑李二等倚若民為囊橐吏莫能捕緘蹤跡
得其所在乃集衆大索縱焚傍陔十數家賊酋果自火中逸出緘追斬送
府府尹賈昌朝大駭曰儒者乃爾輕生邪

魔賊杖道

江大猷字仲嘉初尉江山州符捕來暮鄉魔賊公曰賊有無豈不知第呼
菜食一二人杖遣之樓攻魏集

擒賊優賞

蘇文忠公知穎州穎有宿賊尹馮群黨驚劫朝廷以名罪不獲公召汝陰
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言於朝乞行優賞直方緝知所在躬往
捕毛戟刺獲之

亦親民官

至和中山陽尉李宗慎百姓申蝗抑令食之提刑孫鋤奏劾上怒曰縣尉
亦親民之官謂其能尉安於民而不與民除害反傷民命削其官

有憂天下心

賢元初明州慈溪尉裴明允侗儻不群雖處賤官有憂天下之心屢上書
言事後又詣闕上書云漢成帝時梅福為南昌尉屢從縣道上書言災異
事求假輅傳詣行在所

召試館閣

胡宿字武平為真州揚子縣尉六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舟活
數千人以張士遜薦召試為館閣校理神宗實錄

召為理丞

雷有終為東蕪尉發知監劉琪奸賊而代其任太宗聞其名召為大理寺

承事畧

著報政錄

王博文徒南豐尉有能聲里人饒光輔為之著盱江報政錄刊之于石仁宗實錄

記部人名

汪大猷字仲嘉調衢州江山縣尉所部百人默識姓名及幹力之優劣下得其用分鄉警補境內肅然後龍大淵在閣門聞公論德之際亟稱以為當人坐中間曰亦與之熟耶龍曰在此未嘗往來某少為三衢兵官只見人說江山汪縣尉之賢必出一口聞者亦服樓攻媿集

大小杖

嚴安之崔譚俱為赤縣尉安之令伍百執大杖譚益大其杖如椽安之復令執小杖譚益小其杖至如筋安之令伍百空手行乃不能學見聞錄

五色椽

曹瞞除洛陽北部尉初入尉解坐治四門造五色椽懸左右各十餘枚有

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京師歎迹莫敢犯者魏志

有鷓鴣灘

河南伊閭縣前水中每縣官有入臺者先有灘出石燮金沙清徹可此牛儂需為尉一日報難出縣僚共觀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隻鷓鴣僧孺祝曰既能有灘何惜鷓鴣言訖一雙飛下不旬日僧孺果拜察院唐康駢劇談

開射鴨堂

孟郊為滎尉開射鴨堂坡詩註

奏讀七志

常述為洛陽尉馬懷素奏與諸儒即秘書讀七志

雅善五言

杜審言初為隰城尉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上寶劍篇

郭震字子初為通泉尉任俠使氣武后欲詰與語奇之索所為文章
寶劍篇后覽嘉歎即授鎧曹參軍

賦金頰詩

唐婁師德補江都尉揚州長史屬承業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有台輔器
當以子孫相誘豈可以官屬常禮待之

即名公座

蘇均授鄂縣尉雍州長史李義琰謂曰鄂縣本多詞訴近日遂絕由公為
其疎理因指顧廳事曰此座即名公座也但恨非逢暮所見耳

入為翰林

白居易調整廳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為翰林學士

遷為御史

李程為藍田尉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遷為監察御史

著議見稱

唐高郢字公楚本進士擢第授華陰尉曾不合用天子溫樂乃引公羊傳

著書議見稱於時由是授咸陽尉

名稱大振

藍田尉柳宗元名聲大振於時

清水明鏡

河北尉馮謙復自謂清水見底明鏡照心

春蘭秋菊

裴子餘補鄂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謀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文學
知名或問長史陳崇業三子優劣崇業曰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後為監

察御史

名著三傑

寧嘉謨轉晉陽尉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魏谷倚為太原主晉昆吾以文
辭著名時人謂之北京三傑

惠歸一尉

員半千受武陟尉歲旱饑勸縣令開倉以賑貧餒不從會令赴州半千使

發倉廩以紓饑人刺史乳齊宋大驚因而按之時薛元超為存撫使謂齊
宋曰公百姓不能救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令亦愧服

人臣極位

武功馬祿師善相長安主簿蕭瑀與尉李嶠李全昌同請求決馬云大李
少府人臣極位小李少府位終卿監蕭主簿中年湮沉晚達亦當貴皆如
其言

郡吏望風

李白為虞城令李錫碣云初拜北海壽光尉心不挂細務口不言人非郡
吏罔測望風敬憚焉

擒姦摘伏

李勉為開封尉昇平日久見汴州水陸所湊邑居龐雜號為難理勉與
者盧成軌並有擒姦摘伏之名

清心苦節

裴天民為尉尉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豈可使無士考為之詞曰千

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清心苦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
勸

說請以五術

陸贄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
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係罷察五要簡
官事

自陳通五經

馮元少好學崔頤正孫爽授以五經大義為江陰尉皆詔明經補學官自
陳通五經遂以為國子直講

彈琴時藥

趙元亮字自固少負志畧好論辨武后稱制懼不容其高調宜祿尉到職
非公事不言彈琴時藥如隱者之操自傷位配才卒趙元亮為宜祿
郡默然無言採藥彈琴詠堯舜而已州將郡守穆然承風君之道標浩如
也陳子昂集

去位客遊

高適補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遊河右歌舒翰表乃其曹

請為代役

裴佶授藍田尉德宗詔發畿縣以城奉天嚴郢為京兆政刻急本曹尉韋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佶請為代役要如程當時稱其義

燕無厚畜

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燕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孫不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如恣其不道以歸于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

古今文集

雜著

鄭縣尉廳壁

梁肅

自瓊而東東距洛師抗雄多臨大道其縣有七若濠接天府號因舊國分鄭為之百又斜隣其六焉天官每銓士補吏常屬意於此三科之選其人

尤精比畿服之偏者難易相隔不啻數等其地望可知也元年春正月之後賢侯才子曰蘭亭蕭種以貞敏恪慎再命為尉掌倉曹出納與工德修物之事事舉職修而令名隨之暇日謂予曰之邑之作非舊也初在兖州更北隅廣德中以賊臣周智先以河潼叛於暴其藝官寺且脇誘將吏生立巳祠而棟宇斯崇又王師致誅牧民者從便宜而重改作乃刷滅凶匿之遺塵徙二治焉是廳蓋祠之餘也嘻曩者憑而為妖今乃即而為政合於大順用鑒將來是宜書之以告昧者予於是著之屋壁且以紀夫人之美若風俗疆土與置邑之年代分於尉今監察御史黎逢嘗編為鄭志藏在州府中可覆視也故不書時御史中丞董公為邦之三載秋九月安定梁肅記

河南縣尉廳壁記

張景

縣尉能禦盜而不能使民不為盜盜賊息非尉之能盜賊繁過不在乎尉矣上失其平下苦其情弱者困死強者偷生盜之常也豈樂盜哉無竭民力民心安逸無盡民物民利豐實居鄉聚族有良有睦履詐跡偽有責有

愧民之常也孰肯為盜哉故曰能與過不在乎尉在時政之得失爾若夫平鬪訟懾克狡惟盜是禦者尉之職也苟失其人則貪殘誣枉民不勝弊反甚於盜焉今郡縣至廣庸不知所得者幾何人哉大原王昭度字世範登進士第為河南尉尉之職無以不舉然雖焉誠不足展世範之才顧其所得亦斯民幸矣世範與景有善因求記刻于廳壁庶有信於後於是乎書

徙頓縣東尉治記

洪邁

頓尉分東西又皆治郡下仍其方以居東部解殘於兵寄而即西偏蕭寺歷年所不能自還與西俱西地爽其實尉官掾參軍底氣力蓋卑錄錄塵埃間視景蚤莫勢不暇小有建立指日得踐更逝如脫兔郡縣之長吏固或或知之亦莫或問如是始三十年予之來守也幸建東江飛梁邑長趙彥何始為予言尉以東名官而強顏為西贅位無小於聞觀不宜幸得頓尉之正名屬方界橋為安一役而兩利集計成便於是尉官缺南羸魏表棒檄來攝承忘其身之羈畢力關策經行空曠地度可容百室者即日

掃南距橋僅百步愿民致喜或持團券以獻古道傍出尚約畧可尋政走雷周徑也秦歲積五紀雪然霧開大臧而神閱之定有教基具矣安所得屋部有邸一區其左物或馬馬儼不售撤以為之堂又取野廬三楹以立廳事費無巨類皆我之自出蓋不伐一木而迄成吏士環居整比如翼過者輟步驩歎老道六年八九十日見藏就亦洒然以驚予曰人不難致始及必翫假板羸祿逆旅一厥官且趙令君秩過期新令鼎來民聽懷向皆真尉又扣竟田不可留然皆曰即得斯役成吾顧接浙去此予既其實味其言賞之以酒而為書其事且告之曰國家方急材二子往矣乾道八年十有二月九日記

溧陽尉治題名記

劉漫塘

官寺之壁有記紀其職也其左必列官之名氏紀其人也人稱其職則可否則羞之一舉目自得師焉記所由作也尉秦官也至于今不廢其職禁暴戢奸邑所籍以立也溧陽尉治龕石以紀前人名氏冠之文者故紫微舍人于湖張公也公文妙天下今尉陳君又以請更端也金陵屬邑五溧

陽尉所統巡徼之隸視他邑獨倍蕪巖谷縈紆湖波浩渺平野際天其地曠也地曠而遠於府民多負氣而喜鬪並水逋逃出沒易以為奸比君至皆束手屏跡其政明其令嚴公且清也君余友名景周字仲思故相秀國陳公其高伯祖也記成之歲紹定戊子秋九月也

金壇縣尉題名記

劉漫塘

令尉秦官至于今不廢令所以安民職有繁簡重輕等也自漢梅子真由南昌尉棄官好事者疑其仙去相承以仙名尉尉亦聞風緬想以不事事為高余切陋之按漢書子真為尉後乃棄官初非不脩其職繼又三上書譏切時政亦非愆然忘世者末年引去蓋有為為之顧指為仙已不足以知子真真知為尉者哉金壇尉趙君希夫伐石以紀前人名氏俾予為序後尉胡若自誠病其隘也命工重刊仍以序請趙當開禧中天子銳武飭郡縣修武備能敏以集事胡當嘉定五六年間歲比有司以替其事能共以守職其時與事不同而余之序無異辭則來者可觀矣嘉靖在王牒胡乙丑進士其官與到罷之歲月序列如左嘉元甲戌元日

記

論縣尉捕盜賞格

周必大

臣切見 國朝會要天聖七年五月大理寺申請凡縣尉躬親鬪敵足殺賊全火十人以上合入令錄人並授京官仍賜緋章服至天聖八年又詔未合入令錄人止合入循資乃知選人初官難用賊賞改秩今見行條法非軍功捕盜只得循資蓋不天聖之遺意其後奸弊日生凡縣尉因亏手捉到強盜七人其奏狀必云馬前三步親自捉獲以此為軍功捕盜例得改次等官人皆如是傳會而習熟不以為怪臣頃於乾道六年七月嘗陳其弊未蒙施行自後畧計改官人數乾道七年八年各五人九年八人則是三年之間僅有十八人逮淳熙元年一歲已有十八人一年十六人三年亦十三人而取會未圓者尚不仕數蓋緣舉主磨勘其制既嚴故捕盜改抑其數浸廣向使縣尉果有才勇手格強盜雖更加擢用初未為過其如假借弓級牽合人數外則州郡提刑司胥吏坐受計囑綴緝文款內則棘寺省部審覆之際多以賄成使 朝廷坐受欺罔輕異爵秩甚無謂也臣

愚欲望 聖慈詔勅令參攷新舊賞格分別輕重稍為限制仍申飭外路
遇縣尉陳乞賊賞更切體問是與不是躬親闢敵然後保奏庶幾革去偽
冒有功者勸取 進止

論縣尉獲賊賞

周必大

臣切見在法選人曾歷一任方注縣丞有舉主關陞改官方得為邑重民
事也今初官為尉偶獲強盜七八不待滿考便可改秩其間未經任者雖
注監當亦理親民資序又有徑為邑者則是擇令輕於擇丞臣切以為過
矣異時山東河北之盜類皆築窟驍果其徒不繁而能橫行於州縣賞格
之重或以示勸今江湖閩廣山長谷荒無知之民春夏歸農秋冬散剽所
首在之籍今為尉者勇能執俘藝可奪稍猶於邑改未遽晉也况弓兵格
闕而獲司獄傳會而奏其弊尚多若不稍加釐正臣懼子產有傷訓學製
之機也願詔有司且為令應縣尉獲賊當改官者吏部先給公據俟其獲
賊追解以上方許以使其彼既無營求舉狀之勞而考第稍多寃初等急擬
之遷名緩其期厚其賞所貴消更民事不至政學取 進止

○古詩

薦孟郊

韓愈

酸寒漂陽尉五十幾何老孜孜營甘旨辛苦久所冒浴流知者誰借心競
胡傲聖皇索遺逸髦士日登造廟堂有賢相愛遇均獲烹况承薛與張工
公迭嗟悼青雲送吹噓強箭傳魯錫胡為久無成使以歸期告

贈瑕丘王少府

李白

皎皎鸞鳳姿飄飄神仙氣梅生亦何為來作南昌尉秋風佐鳴琴寂寞道
為貴

○律詩

送孫十尉溫縣

錢起

飛花落絮滿河橋千里傷心送客遙不惜云香染黃綬催憐鴻羽下青霄
雲衢有志終驥首吏道無媒且折腰急管繁絃催一醉頽陽不駐引征錢

送嚴維尉河南

錢起

黃葉青青花亂開少年趨府下蓬萊甘泉未厭楊雄賦吏道何勞賈誼

征陌獨奏飛蓋遠離遊只惜曉鐘催欲知別後相思處願植瓊枝向栢

送李卽尉武康

岑參

潘卽腰綬新霄上縣花春山色低官舍湖光映吏人不須嫌邑小莫卽耻
家貧更作東征賦知君有老親

送張元直尉鹽官一首

楊廷秀

壁水寒壘客春闈擢桂卽折腰端小耐整翮未須忙德進官無小詩癯譽
更香會看兩鴻鵠飛下蓼灘傍

溧水孟東野南昌梅子真平生一少府千載兩高人白馬松梢寺朱旗雪
外春村行如得句寄我入江濱

送劉孔章縣尉得官西歸

楊廷秀

只宴黃花詣粉闈晚接春草染朝衣却提猛士弓旁月去掃封狐雪打圍
絲髻朱顏君勝我青春白日我思歸何時共淪青原茗下看江鷗來去飛

送張端衡尉句容二首

劉漫塘

梅仙西上古仙卿梅蕊先春待他香自是邠人聞魯析懸知晉盜避秦疆

名山久盍清無穢窮

缺蓋藏惠政田來要全美須君努力佐琴堂

去卽喜見似鄉人君去家山祇比隣令長垂髻同里社交承握手記城隍
絃歌堂上寧忘舊樽俎筵中必告新若也從容問無恙為言魚鳥已情親

送建安鄭尉

劉克莊

路人能說尉一似建溪青寸錦不携去束書相伴行無心干舉將有面見
賢兄應笑東陽令淹留白髮生

贈蕭少府

孟浩然

鴻漸昇儀羽牛刀列下坵處腴能不溷君劇躡常閑分訴人無諂除邪吏
息姦欲知清與潔明月在澄穹

寄孫從事登第初授華亭尉

方干

聖代科名酬志氣山川秀色助神機梅真入士提雄筆阮瑀從軍著綵衣
寄藍田韋少府

鄭谷

玉畿第一縣縣尉是辭人館殿非初意圖書是舊貧研冰泉竇響快雪廟
松春自此升通籍清華日近身

送許棠之官涇縣

同前

白頭新作尉縣在故山中高第能卑宦前賢向此風佐理人安後篇章莫廢功

送楊瑗尉南海

岑參

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縣樓重蜃氣邑里雜蛟人海暗三山雨江明五嶺春此方多寶玉慎莫厭清貧

送趙少府

李白

仙尉趙家王英風凌四豪維舟至長蘆目送煙雲高揮扇對酒樓持飲滿

寄武陵李少府

韓翃

小縣春生日公孫吏隱時楚歌停晚醉蠻語入新詩

送鄭少府赴洛陽

岑參

南國新朔尉邑里帶清漳春草迎袍色晴花拂綬香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五